

第一章

色彩意义与语境的关系

本书的“色彩意义”是指词的色彩意义而言，是词义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表现为词义中所蕴含的某些独特的情调、倾向、韵味、气息等相对空灵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与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一起共同形成词义的整体内容。但是由于色彩意义反映客观对象的非本质属性的形成特点以及依附于词汇意义存在形式，导致其历来被词汇意义的重要性所掩盖，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色彩意义的应用和发展问题更是一页空白。我们认为色彩意义在词义系统中的地位、所承担的交际职能虽然不能与词汇意义相提并论，但是如果忽视这种在形成机制、性质特点、功能价值等方面完全不同于词汇意义的独立的意义类型是不应该的。况且，色彩意义先天蕴含的修辞素质和语用潜能使其在言语系统中成为一个异常活跃的语用元素。可以说，共时的动态色彩意义从各个角度和层面体现了丰富的语用变化，历时的动态色彩意义则显示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发展。对这种意义的动态运用特点、模式、价值、发展形态、规律、过程、原因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探索和挖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意义。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动态词彩学既是现代汉语词彩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动态词汇学、动态词义学、汉语词汇史等词汇学分支学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我们对色彩意义进行动态研究依据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语言理论基础，除此之外，还要借鉴相关的哲学理论、美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如哲学理论中事物普遍联系和绝对运动的理论，美学理论中审美心理、美感体验的理论，心理学中感觉、联想及心理类型的理论等等，这一切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涉及。

一、色彩意义的语境勾描

语言只有在语境中才是活跃的、运动的、有生命力的，语境是语言应用、履行交际职能的前提和条件。研究色彩意义的动态情形自然不能忽略了色彩意义的运动舞台——语境，它既是色彩意义共时运动的场所，也是色彩意义历时运动的起点和过程。本章主要就色彩意义的共时动态与语境的关系展开论述，色彩意义的历时动态与语境的关系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

色彩意义的运动要适应语境的各种要求，语境对色彩意义的运动具有选择、过滤、制约等作用，可见，语境是本课题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古今中外许多语言学家都曾从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等不同的学科需要出发，来研究语境的含义、构成、分类、特点、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并取得一些富有价值的成果。其中我国修辞学的开山祖师陈望道先生早在30年代就有了精辟的论述。语境是伴随语言的动态形式和主体的交际行为而产生的语用概念。它包揽了言语交际过程的一切制约因素，如语言因素、主体因素、客体因素、文化心理因素等。每一种因素又内蕴诸多要素和层面，如语言因素包括了上下文（前言后语）、言语风格、交际话题等，可称之为言语环境。主体因素包含了主体的目的、年龄、身份、职业、心理、知识、经验、情绪以及表情、手势、动作等体态语。客体因素由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等构成。文化心理因素涵盖了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传统、社会心理、时代特点等。因而语境是一个多层级、多序列、多要素的异质的网络结构。笼统地说，语言系统中所有的成分进入言语系统中履行交际职能时都毫无例外地要受语境的影响和制约。然而实际情形却要复杂得多，语境也并非铁板一块。语境伴随语言应用而显现，没有应用，就没有语境，没有语言，同样没有语境。而语言有不同的单位：词、词组、句子；有不同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语法，它们都有应用问题，这样都会形成相应的语用环境，词的应用形成词语境，词组的应用形成词组语境，句子的应用形成句子语境。语音、语义、语法的应用也各自形成语音语境、语义语境和语法语境。它们的构成同中有异，或各有侧重，并非千篇一律。就言语环境而言，句子语境最直接的上下文是段落，词组语境除段落外，最直接的上下文是句子，词语境除段落外，最直接的上下文是词组和句子，可见，语言单位不同，语境构成亦存在差异，而且，单位越小，语境构成参数越多。同样，语音、语义、语法等语言要素进入动态应用系统也表现出语境构成的侧重性。就词而言，词的声音在应用中重点考虑与其他声音形式搭配的整齐、匀称、和谐、悦耳，受语音环境的制约更多一些；词的意义主要讲究信息交流的准确、有效、和谐、得体，受语义环境的制约更多一些；词的语法形式要求词语之间语法关系的正确搭配，受语法环境的制约更多一些。词义系统中，由于词义内容由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色彩意义三部分构成，相应地，词义语境也分出词汇意义语境、语法意义语境和色彩意义语境。色彩意义语境即影响和制约色彩意义动态应用的一切元素和层面，它与词汇意义语境、语法意义语境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古人也早已注意到色彩意义与语境的适应和谐问题。“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

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蜚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馀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①文中所提到的“永蜚”用于“尊灵”，“浮轻”用于“圣体”都是极不恰当的，用指称类似蝴蝶和昆虫的词语，来指称极其尊贵的帝王，显然是感情色彩出现了不协调，此外，“口泽”是对纪念死去的母亲说的，指内兄不合适，“心疑”是对送父母丧说的，指孩子不合适，“悲伤痛苦”的感情色彩的把握也失之恰切。刘勰在此所评论的事实上是语境中词语的感情色彩问题。

（一）色彩意义语境的特点

色彩意义作为词义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与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共用一个载体，但由于意义信息的生发点、意义性质以及交际功能均有别于另外两种意义，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语用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色彩意义内容的复杂性和范围的广博性决定了色彩意义语境参数的丰富性

色彩意义体现为词义内容中某种倾向、情调、韵味、风格、氛围、气息等，是客观存在的多种感性属性和主体的主观态度、感受以及词的使用域、来源、制造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概括反映，这种形成基点的多角度、多侧面性意味着色彩意义包含的内容纷繁复杂，涉及的范围广阔博大。以色彩类型而言，常见和主要色彩类型达七八种之多，如感情色彩、形象色彩、语体色彩、风格色彩、时代色彩、外来色彩、民族色彩、地方色彩等。每种色彩类型在动态应用中都会产生适宜各自特点的语境体系。因而从色彩意义的整体着眼，色彩意义在语用中所

刘勰：《文心雕龙》转引自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64 页。

关涉的语境参数要远远地多于词汇意义。语言中所有词的词汇意义均来自主体对客观存在本质属性的概括反映，不存在不同类型、不同范畴的区别，这样词汇意义语境除非语言因素外，主要考虑语言因素中意义之间的组合是否符合语义逻辑。如“胖子”，词汇意义为“肥胖的人”，应用时应与含有“人”这一语义特征的意义相组合；“张三是个胖子”、“胖子张三来了”等句子均符合该词词汇意义的搭配规则。但是如果从色彩意义的角度来观察该词的应用，要考虑交际对象的年龄、性别、身份、性格、审美情趣等主观心理的可接受性特点，以及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等客观因素。如果张三是个年轻女性或者是个情感细腻的人，上面两句话不可随意说；如果张三是个性格粗放的男性，上面两个句子但说无妨。同时，随便的私人场合和郑重的公开场合，说话者与听话者关系的亲疏程度等因素，对该词的选择运用都是有影响的。通常所谓时代背景、民族文化、社会心理、交际场合等因素对色彩意义起着更多的制约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类语境对词汇意义没有影响，只是影响的范围广狭不同，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2. 某些色彩类型的语用习惯决定了色彩意义语境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

语境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言语交际行为的转换而千变万化，即成即失，具有不可控性特点。然而某些色彩类型对此却有所突破。如语体色彩，是词的动态语体分布久而久之凝固于词中的一种固定语言色彩意义，其形成过程决定了动态应用呈现语体选择的方向性。即通俗、随便的口语体色彩词一般出现于口语体，典雅、庄重的书面语体色彩词一般应用于书面语体；感情色彩词、形象色彩词更多地出现于文艺语体，等等。当然，这种倾向性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不同交际主体根据交际的目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对

交际效果的追求不同，语体作为语境要素之一不可能完全与词的语体色彩相吻合，跨语体使用词语的情形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时有所见，我们只能大体推断语体色彩的语域。再如时代色彩，是词所产生的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某种时代气息，那么，时代色彩的语境要素首推时代背景。“红卫兵”“红宝书”“臭老九”“走资派”等饱含“文革”时代色彩的词语只能用于描述该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不能用于当代现实生活的交际。时代背景对时代色彩的制约较语体对语体色彩的制约更严格一些，那么，时代色彩的可预测性要强于语体色彩。当然，这种可预测性是时代色彩和其所依附的词汇意义共同具有的。其他如民族色彩与民族文化，地方色彩与地域风物，外来色彩与异族文化，等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而言之，语体、时代、文化、地理等语境要素在某些色彩类聚形成的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并形成一种潜质，一种痕迹，蕴藏于该类色彩类聚中成为色彩意义语境选择的某种诱发点，从而使色彩意义语境表现出某个方面、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词汇意义的形成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的本质特点和一般特点进行理性认知的结果，在无数次的言语运用中逐渐凝固成语言中的固定意义，其间虽然不能脱离语境，但一般不与语境要素产生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如“雀跃”“聪明”的词汇意义经常出现于何种语域，经常应用于哪些方面，主要受什么因素制约，是因人、因时、因地、因情景而异的。

（二）色彩意义语境的类型

依据色彩意义语境对色彩意义制约的不同情形以及色彩意义语境的特点，可以将色彩意义语境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简单语境与复杂语境

简单语境是指语言本身的小环境，即前面所说言语环境。它可以表现为一个词组、一个句子、一段话语，其中包括语

调、口气、停顿、轻重音等。如“美丽的花朵”“态度恶劣”等词组分别为“花朵”“态度”等词提供了褒义语境和贬义语境，使该类以中性色彩为本色的词语临时获得褒、贬感情色彩。再如：

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老舍《骆驼祥子》）

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的讲究一气儿由东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老舍《骆驼祥子》）

上面是两个句子，前一句的“他们”，因为“拉”“洋车”等词的影响，获得解放前的时代色彩。后一句的“他们”，由于“东交民巷”“颐和园”“西山”等词的限制，不仅获得“三四十年代”的时代色彩，而且拥有了“北平”的地方色彩。

座山雕格格又一笑，顺手从桌下拿出一个小铁匣，从里面掏出几张纸，朝着栾匪摇了两摇，“哼……哼……它早来了！我崔某用不着你雨过送伞，你这空头人情还是去孝敬你的姑奶奶吧。”（曲波《林海雪原》）

例中使用了两个“哼”，而且用省略号将其隔开，既表达了座山雕愤怒、不屑的情感，也能体现人物的音容情貌，因此，该词同时获得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而这与说话者的口气、停顿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复杂语境指称语言以外的更为广阔的语用环境。包括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社会背景，也包括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还包括交际者的职业、身份、文化、心理、阶层等诸多因素，即前面所言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如：

“董良庆你个龟孙子，张发展你个兔崽子，桑子澜你个鳖羔子！我故意地起了高声 没称呼他们的官职直接喊着他们的名字 名字后面还带着一串拖累（莫言《倒立》）

例中的“龟孙子”“兔崽子”“鳖羔子”本是骂人的话，有着很强烈的贬义感情色彩和粗俗的风格色彩，轻易是不能使用的，该语境一开始就连骂三人，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因说者“我”和被称呼者“董良庆”“张发展”“桑子澜”之间是老同学关系，加之说者自身的性格因素，所以，以上三词的运用，没有了静态系统中的贬义感情色彩，只表现了粗俗、调侃的风格色彩。交际者及交际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复杂语境的范围。

简单语境与复杂语境在交际中对色彩意义的制约，有时各有侧重，有时综合发挥语境功能。更多情况下，两者彼此融合在一起。如：

贾二狗！

在哩。

名字一看就不是好人！

这是爹娘起的，我还有个名字叫贾红兵，大家都叫我假红兵，所以还是叫了二狗。

二狗是不好，但前面有个贾，假二狗就不是真二狗了。（贾平凹《小人物》）

文中的“贾二狗”“假二狗”具有幽默风趣的风格色彩，“贾红兵”“假红兵”内含“文革”时代的时代色彩，这是由语言本身的因素包括前言后语、谐音等语言手段的运用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等社会因素综合制约的结果，即简单语境和复杂语境综合制约的结果。

2. 自由语境与严格语境

自由语境指称没有任何要素限制的语境。中性色彩意义往往出现于自由语境中。如“天”“跑”“高”“在”等词可以自由出入于各种语境，一般不受特定的上下文、语体、风格、社会、时代、文化等某一方面因素的特殊制约。其他如在外来色

彩、民族色彩等通常情况下也难以定位于某种特定语境。严格语境即可以对某种色彩意义作出比较严格规定的语境。如“时代背景”相对于“时代色彩”，“语体风格”相对于“语体风格色彩”即构成比较严格的色彩意义语境。“红卫兵”“走资派”“黑五类”“红宝书”等词一般限制在“文革”的时代背景中应用；“八路军”“新四军”“汉奸”“鬼子”等词一般限制在战争年代的时代背景中应用；“祖父”“母亲”“巍峨”“苍穹”等词一般出现在书面语体或庄重场合的交际中，而“溜达”“晃悠”“眼窝子”“嘴巴子”等词则一般出现在口语体或随便场合的交际中。

小嘎子可没有闲心看这些。他敞着怀，闯闯地朝前走，心窝里通通跳着，一路打着算盘：“是啊，枪要偷不着呢？空手去当八路，还是得嫌我小！……咳！有了，想法捉个汉奸！那才真像个侦察员呢！……麻烦的是部队不好找，县大队，区小队，都藏着，谁知道他们在哪儿啊？”（徐光耀《小兵张嘎》）

以现代科学观念看，中医医道符合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原理。中医不管疾病是什么病菌、什么病毒、什么病毒的什么变种引起的，而着力于准确判断病因是什么失调；不去管药物的分子结构等微观成分，而着力于把握药性、功效和搭配。这又符合现代科学中的“黑箱理论”。因此，中医治病有它的优势。就说非典，西医还未弄清病毒致病的机理，致病病毒又在不断变异，很难研制特效药，用大量抗生素和激素又可能产生副作用。而中医来治疗就有明显的优势了（《人民日报》2003.5.13）

以上两段文字，前者使用了“八路”“汉奸”“侦察员”“县大队”“区小队”等词，后者使用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黑箱”“非典”等词，它们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但在两种语境中却不能互换使用。前者体现的是战争年代的时代色彩，后者反映的则是当代社会的时代特色。此外，前段话语中还使用了另外一些词如“闲心”“敞着”“闯闯”“心窝”“通通”“得”“嫌”“咳”“藏着”等，后段话语中也出现了诸如“医道”“疾病”“病菌”“病毒”“病因”“药性”“非典”“特效药”“抗生素”“激素”等词，从语体的角度来分析，显然，两者分别具有文艺语体和医学科技语体的语体色彩，前者通俗、随意、口语化，后者庄重、严密、术语化，在以上两种语境中，它们同样不能互换。对这样的词语而言，上面的语境可以说就是严格语境。

当然，面对不同的色彩类聚和复杂多变的言语交际，严格语境有时不是绝对的，或者说严格的程度是有差异的，时代色彩对于时代语境而言，应该是绝对严格的。如：

“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

“臭老九”是“文革”时期“四人帮”创造的对知识分子的蔑称，它含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贬义感情色彩，在十年动乱过去之后，新的历史时期该词是绝对被禁止使用的。另有一些色彩语境如“感情色彩语境”“形象色彩语境”一般仅被科技语体排斥而不受其他语体限制，因而它们介于自由语境与严格语境之间，既不绝对自由也不绝对严格。此外，不同色彩类聚内部的子类聚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如语体色彩中的口语体色彩和书面语体色彩所出入的语境只能说有一般的倾向性，不绝对也不十分严格，但是其中的科技语体色彩尤其是专业性极强的科技语体色彩却对应比较严格的科技语体的语境，如

“中子”“质子”“粒子”“离子”等作为物理学、化学术语拥有相当严格的语体语境。

3. 有效语境与无效语境（零语境）

能为色彩意义提供区别功能的语境为有效语境，否则为无效语境，也可称之为零语境。一般情况下色彩意义语境呈现为有效语境，这是人类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之一。交际中如果出现色彩歧解的情形则是由于遇到无效语境，即语境对色彩意义完全失去了实现和选择作用。如：

一位杰出的黑人社会学家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经历的一件事。那时他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搭车旅行，那里几乎见不到黑人。一对极其善良的白人夫妇对他非常友好、亲热，为他提供膳食，但是他们一直叫他“*little nigger*”（小黑鬼）。尽管他对他们的友善十分感激，但这种称呼依然使他十分不愉快。最后他鼓起勇气请求男主人不要用那种“污辱性的字眼”称呼他。

“谁污辱你了，孩子？”男主人问。

“是你，先生，你总是对我用那种称呼。”

“什么称呼？”

“唔，你知道。”

“我可没有骂过你呀，孩子。”

“我是说你叫我‘黑鬼’。”

“噢，那是什么污辱？你是‘黑鬼’（*nigger*），不是吗？”（转引自利奇《语义学》）

从上文的介绍及文中的对话可以看出，这是典型色彩歧解的例子。由于白人夫妇与黑人孩子即交际的双方在种族、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对“黑鬼”一词感情色彩的理解产生分歧，而语境对此无能为力，因而属于无效语境。有时色彩意义的歧解是伴随词汇意义的歧解共同出现于无效语境之

中的

二、色彩意义的语境认知与语境实现

语言交际过程即是主体编码、建构话语、解码、理解话语的过程，交际者组织语义信息首先考虑词汇意义所承担的主要语义信息，但同时色彩意义负载的辅助语义信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和决定交际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进入主体的关注视野。而且色彩意义在静态语言词义系统中永远呈现附属性质，走向动态言语系统却以其先天的修辞特质时有喧宾夺主的情形，跃居词义内容的中心地位。若使该类丰富复杂又颇具语用价值的意义信息在语境中得以实现，即得到准确、有效的传递和接收，完成交际职能，交际主体首先必须对色彩意义语境有着系统、全方位的透彻的认知，然后根据这种认知选择、理解色彩意义。交际者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作用体现为两个前后相继的过程和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一）色彩意义语境认知的角色和方向

色彩意义语境的认知主体包括编码角色和解码角色两种话语角色，同时也意味着具有正向认知和逆向认知两个认知方向。它们虽然认知同一对象，认知总体目的一致，但毕竟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不同，具体认知目的亦有差异，因而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认知情形。

编码主体对色彩意义语境作全景式认知之后，根据这种认知选择、组合色彩意义，一般情况下，对色彩意义语境认知的正误、好坏决定选择组合的正误、好坏，从而影响交际活动的成败和交际效果的好坏。具体地说，编码过程中的色彩意义语境认知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语境认知正确，色彩意义选择正确。这是色彩意义动态应用的常规。如：

张乔治 一点也不错！还是你聪明，你总知道我要说什么。（转过身，向着福升）By the way, 哦，Boy!

王福升 也斯（Yes），死阿！（sir）

张乔治 你跟里面的人说，说我不去陪他们打牌了。

王福升 也斯，死阿！

.....

顾八奶奶 博士“古得拜！”拜——拜（曹禺《日出》）

王福升、顾八奶奶对张乔治的留学生身份、喜欢卖弄洋话的语言习惯了如指掌，所以他们在与其交流的过程中巧妙地应用了“也斯”“死阿”“古得拜”“拜——拜”等外来色彩词，其中不乏幽默、风趣，还伴随某种嘲笑和讽刺，这是说话者对听话者进行充分的角色认知基础上的对外来色彩的正确选择。

第二，语境认知失误，色彩意义选择失误。这种失误虽不多见，却会直接导致言语交际的失败，影响色彩意义的正常实现。如：

9月10日，李某在发动拖拉机时，被反冲回来的摇把击中腹部，当时虽然疼痛，但皮肤表面没有红肿及破损。5天后，他才感到痛。近日他到省城某医院就诊时，大夫问他有没有外伤史，他当时还以为“外伤史”就是什么地方破了，也没敢多问，就说没有，于是大夫没有作出正确诊断。最近当他又感到腹痛、心慌、气短时，来到济南军区总医院，大夫也问他有没有外伤史时，他仍然回答没有，在大夫的追问下，他才说出被摇把打过。经拍片检查，结果是脾破裂，腹腔里全是血水，如不及时手术，病人就有生命危险（《齐鲁晚报》1998.10.3）

“外伤史”一词以其浓郁的科技术语色彩阻断了医生与病人的交流，造成交际的失败并险些酿成危险后果，关键在于词

语选择的失误，更确切地说属于词语色彩意义选择的失误。隐藏在这种失误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医生对色彩意义语境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明晰的认知，主要表现为对交际对象作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的角色特征的忽略。若此处换用通俗易懂的词语或描述性语言，则不会出现类似语障，病情的误诊也完全可以避免。

第三，语境认知正确，色彩意义选择失误。该种情形是比较罕见的言语现象，往往由于编码者自身语言能力低下、口误或其他特殊原因形成。如：

顾八奶奶（望着潘月亭施施走出，回过头。又滔滔地）白露，我真佩服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夸你好。你真是个杰作，又香艳，又美丽，又浪漫，又肉感。一个人在这么个地方，到处都是朋友。就说潘四爷吧，他谁都不赞成，他说他就赞成你，潘四爷是个顶能干的好人，用个文明的词，那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头等出品：地产，股票，公债哪一样不属他第一？我的钱就交他调派。可是你看，你一眼就看中了他，抓着他，你说个“是”，他不敢说“不”字，所以我说你是中国顶有希望的女人。

陈白露（燃烟）我并没有抓潘四，是他自己愿意来，我有什么法子？

顾八奶奶（想逢迎她）反正是一句话：“王八看绿豆——”哦，不，这点意思不大对，（而又很骄傲地极力掩饰）你不知道这半年我很交些新派朋友，有时新名词肚子放得多一点，常常不知道先说哪一句好，——我刚才呀是说，你们一个仿佛是薛发黎，一个就是麦唐纳，真是半斤八两 没有比你们再合适的（曹禺《日出》）

顾八奶奶在陈白露面前将陈白露与潘月亭的关系比喻为“王八看绿豆”，招致对方一顿抢白。顾对陈、潘的关系以及自

己与陈、潘的关系有清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有求于陈的交际目的应该心中有数，从上文看，她确实运用了一系列令人肉麻的褒义词语逢迎讨好陈，依据常理似不应选择上面的贬义熟语。就下文看，顾对自己的用语失误极力解释，再参照其一贯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此处当归结于说话者语言表达能力的不足。当然，从文学作品的整体考虑，这也许正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需要。

解码主体对色彩意义语境作出全面、准确的认知，然后根据这种认知去理解、推断色彩意义。对色彩意义语境认知的正误、好坏，一般决定对色彩意义理解的正误、好坏，从而对交际行为和交际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解码过程中的色彩意义语境认知，通常也表现为三种情形。

第一，语境认知正确，色彩意义理解正确。这是色彩意义动态感知的常规情形，也是色彩意义得以实现其语用目的的最终保障。如：

到了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围着水缸喝水。小宝已经纠集了几个同学，站到我面前看着我喝水，说你不要喝多了，喝多了就成了小酒鬼了。周围的几个同学立即哄笑起来，显然他们在侮辱我的父亲，于是我放下喝水的大铁勺子说，喝得再多也不如骡子能喝。（衣向东《过滤的阳光》）

文中“我”的父亲有一个绰号“酒鬼”，小宝在此使用“酒鬼”显然暗指“我”的父亲，“我”理解了小宝的用意，也深深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带有侮辱性的贬义感情色彩，于是反唇相讥，说了一句“喝得再多也不如骡子能喝”，以同样带有贬义色彩的“骡子”来应对“酒鬼”，因为小宝父亲的外号是“骡子”。例中“我”对语境有着正确的认知，对色彩意义也有着正确的理解。

第二，语境认知有偏差，色彩意义理解有偏差。语境认知的偏差由不同的原因形成，其中有的是因为解码者的一种误会或误解，从而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如：

简骁勇回到家里仍旧一言不发，闷着头抽烟，茹蔚闻到他身上的酒气，连忙跑去打开窗户，又给丈夫泡了杯茶。简骁勇长长叹了口气：“跟成剔一比，我在哥本哈根这十年可真算荒废了。”茹蔚听岔了，拉下脸来：“怎么，你是在后悔休了那个乡下女人娶了我吗？我们好歹也是十年的夫妻了，我吃苦受累地跟着你，还给你生了两个女儿，我还没说你荒废了我，你倒先叫起屈来了。”简骁勇知道妻子误会了，又怕她的大嗓门吵醒孩子，深更半夜的什么话也解释不清楚，就忙过去劝茹蔚先睡觉，自己站到窗边望着星空继续抽烟想心事。（朱晓琳《哥本哈根的雨》）

简骁勇所说的话，是对自己在哥本哈根十年艰难困苦生活的悲叹，其中的“荒废”一词，所包含的色彩意义也主要表现为一种悲凉的感情色彩，但是他的妻子茹蔚对简骁勇此时此刻的内心世界、所思所想所言却没有了解，误以为简骁勇是在埋怨自己，她对“荒废”的理解是贬义的，与说者的原意并不相符。

也有的可能是由于主观见解的不同导致认知的不同，从而出现理解的偏差。如：

本应是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却以反叛性写了这样的一本书 因此洪晃被人称为“名门痞女”。但其母——著名作家章含之对这个称呼却非常反感：“这很不恰当。‘痞’是与行为粗俗、对一切都没有责任心以及缺少文化教养相连的。洪晃绝不是 她只是有些‘离经叛道’，这有时也许倒是时代前进的表现。”（《齐鲁晚报》2003. 3. 31）

对“痞女”的“痞”，解码者与编码者属于因主观见解的不同而出现理解的偏差。

第三，语境认知正确，色彩意义理解有偏差。主要表现为解码主体或有意为之，或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的理解能力低下等。如：

满子昨天告诉何天，说去广州参加“广交会”，公司安排的，同行的还有总经理卫珉。何天要送，满子不让。何天知道满子在广州有个网友，两人挺聊得来，还相互发过照片。满子把网友的照片给何天看，何天说不错不错，小帅哥型。就不知道可是电影明星照片，小心一见面成“葛优”型的了。满子皱着鼻子说哪里有醋味，何天说没有呀 我怎么没闻到（子雨《何天的故事》）

何天与满子是一对恋人，就两人前后对话看，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思，何天对满子所说的“醋味”所蕴含的讽刺、调侃的风格色彩，不可能不了解，但却故意摆出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显示了何天幽默风趣的性格特点。属于语境认知正确，色彩意义的理解故意出现偏差，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性格的需要。

（二）色彩意义语境实现的主体能动性

认知色彩意义语境是前提、条件而不是目的，这种认知的真正价值在于色彩意义的动态实现。其中需要交际主体更为积极地发挥自身能动性。同样由于交际者角色性质的差别，具体交际目的不同，一方传递色彩信息，另一方接收色彩信息，从而决定主体发挥能动性的方式不同。

编码者的主体能动性主要表现为对静态色彩意义的选择。这种选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一词多彩的选择。一词多彩有的是多义多彩，如“骄傲”的“自满”和“自豪”两义项，分别具有贬义和褒义感情色彩，主体对该类色彩意义的